

品读江西

陈家大屋

□ 李桂平



陈宝箴、陈三立故居 杨继红摄

江州的风，带着修水河畔的温润，裹着千年的墨香，扑面而来。

一条盘山公路，沿着碧绿的修水河，在九岭山脉的高山密林间蜿蜒穿行。当车窗外的风景从层叠的梯田，慢慢过渡到黛瓦青砖的村落时，我知道，陈家大屋——陈宝箴、陈三立故居，这座藏在时光深处的文化坐标，已经离我越来越近了。

早晨出发前，我特意去修水老县城参观了五杰广场。广场不大，五根汉白玉柱子顶天立地，柱子上刻着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四位五个人的画像，并简要记录了他们的生平。天下着小雨，晨雾蒙蒙，我看不太真切，但是我站在这高耸的柱子下面，感到了来自这块土地带给我的惊羡。《辞海》，一部中华大词典载有义宁陈氏五杰中的四位，剩下的陈封怀同样大名鼎鼎，被称为“中国植物园之父”。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家族在全国或许也不多见吧？

陈家大屋坐落在一个名叫桃里的山坳里。沿着一条青石板路缓步前行，两旁的翠竹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是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转过一道山弯，陈家大屋猝不及防地出现在眼前。没有想象中的巍峨气派，也没有豪门大院的张扬跋扈，它就那样静静地依偎在青山脚下，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沉默却又充满力量。

陈家大屋并不大，是江西典型的四水归堂式建筑，算不上堂皇。建筑外观不加修饰，翘角处装饰一根细长的凤尾。屋里边以天井分隔，上下两边分别是两间厢房，内墙黄土和竹片用石灰和糯米搅拌夯实，与一般的三合土有所不同。经年已久，竹片裸露在外面，显得十分简陋。这幢老宅子分为新旧两套，左边是陈宝箴祖父所建，右边系陈宝箴中举人仕后加建。大屋前竖立着一对旗杆石和一对旗石墩，旗杆石是陈宝箴中举后所立，旗石墩是陈三立中进士后所竖。

陈家大屋如今空置，日常看管交由住在旁边的一位陈门女婿。陈家女婿向我滔滔不绝地讲述陈氏的历史，这个意外的收获让我满心欢喜。

义宁陈氏先祖定居修水后，“结棚栖身，种蓝草为业”。蓝草是一种植物染料，经济效益比水稻好。短短60年内，义宁陈氏告别了棚居时代，1792年建起了陈家大屋，取名“凤竹堂”。谱中诗云：“凤竹堂开啜凤凰，山明水秀映缥缈。天生文笔窗前峙，地展芝华宅后藏。俎豆千秋绵祀典，儿孙百代绍书香。应知珍重迁居处，冠

盖蝉联耀祖堂。”

有了这座居所，陈氏开始了耕读时代，60年后随着陈宝箴中举，陈氏迎来了官宦时代。巧的是，又过了60年，到陈宝箴逝世，陈氏开启了崭新的文化时代，从此陈家大屋叶脉繁盛。

毫无疑问，陈宝箴是义宁陈繁衍上一位关键人物。戊戌变法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受到惩处，上谕：“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冬天，陈宝箴携家眷，扶着夫人黄淑贞的灵柩，离开湖南迁往江西。1900年7月22日，陈宝箴以微疾终。《辞海》在“陈宝箴”条目里，称他是“清末维新变法人物”。

在陈氏家族中，我最感兴趣、最钦佩的人是陈寅恪。这位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知识极其渊博，可一生没有获得过一张文凭。岳南先生在《南渡北归》一书中如是记载：（清华）国学研究院既开，仅王、梁两位导师显然不足以应付各科学业，于是，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积极推荐与他同期留美、时年34岁、才华超群、号称“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哈佛博士赵元任前来任教。身为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一看张彭春荐了自己的同学，也不失时机地向校长曹云祥强力推荐自己在哈佛读书时的同学，当时正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的史学奇才、37岁的陈寅恪来清华担当导师之职。经过吴宓的力荐与梁启超、王国维的共同用力，曹云祥校长在反复权衡之后，终于同意，并由吴宓电请陈寅恪就聘。这就是当年令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清华校方为聘请“四大导师”任教，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被后世广为称道的特点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在“四大导师”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较为年轻的陈寅恪连个学士也没拿到。尽管头上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却学贯中西，堪称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

在陈氏第二代人物中，陈三立也是一位十分了得的人物，在官场或许不如他父亲幸运，短暂而充满悲情的官宦生涯，因为戊戌政变而遭罢黜且永不续用，从此“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他是一位卓越的诗人，钱钟书曾说，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用一个地理词语来概括，叫“陵谷山原”。陵自然是杜少陵，谷便是黄山

谷，山是李义山，而原即散原（陈三立号）。“平生无可，祇有泪纵横。千山压人去，处处杜鹃声。”（《别墓》）“昨宵江上雨，明灭在湖台。众绿浮山动，飘红映水回。云低盘燕羽，日细暖鱼腮。挂梦钟楼外，匡君识酒杯。”（《九江烟雨亭》）《辞海》在“陈三立”条目中注“三立是同光体重要作者”。同光体是活动在清末和辛亥革命后一段时期的一个诗派。或许正因为陈三立的原因，让这个家族洗尽官僚气息，厚植文化意蕴。

站在大屋的正厅，望着墙上陈门五杰的画像，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震撼。陈宝箴作为清末维新派重臣，以雷霆之势推行新政，开矿厂、办学校、兴实业，让湖南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重镇；陈三立以同光体诗派领袖之谓，其诗词沉郁顿挫，饱含家国情怀，卢沟桥事变后，他誓死不与日本人合作，绝食五日而亡，用生命诠释了文人的铮铮铁骨；陈寅恪作为现代画坛巨擘、中国漫画创始人，他的画作中西合璧，别具一格，被梁启超称为“中国现代美术第一人”；陈寅恪更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一生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史学、文学、语言学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陈封怀为中国的植物学研究与中国植物园建设鞠躬尽瘁，在中国植物科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一门四代，五杰并出，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是什么样的土壤，孕育出了这样一个传奇的家族？或许，答案就藏在陈家大屋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中。陈氏家族重视教育，以诗书立门户，陈宝箴的祖父陈克绳，在家族刚刚站稳脚跟时，就创办了家塾仙源书屋；陈宝箴更是回到故乡创建义学，购买水田供给，惠泽乡里。这种笃实好学的家风，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陈氏子孙紧紧相连，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建功立业，名垂青史。

走出陈家大屋，夕阳的余晖洒在屋顶的青瓦上，泛起一层金色的光芒。远处的山峦在春色中渐渐朦胧，修河的水依旧静静地流淌。我忽然明白，陈家大屋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它更是义宁陈氏家族的精神家园，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像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让人们在回望历史的同时，汲取前行的力量。

修水的山，沉默而坚韧；修水的水，灵动而绵长。在这片土地上，黄庭坚的诗词还在被人们传诵，陈家大屋的故事也将永远流传。它们像两颗璀璨的星辰，在赣西北的天空中，交相辉映，照亮着人们的心灵，也照亮着文化传统的道路。

赣地采风

一窑一梦 百叶千情

□ 胡刚毅

推开展厅那扇沉静的门，世界便换了模样。光影霎时柔和下来，不再是室外明晃晃的日头，而像是千年窑火在此处凝成了温润的时光，静静地、暖暖地，笼罩着每一件从泥土中涅槃的器物。大厅中央，一只巨大的盂，静静地泊在那里——口径1.2米的“天下第一盂”，像一方小小的池塘，盛满了幽深的岁月。

我走近它，脚步不由自主地放轻了，仿佛稍重一些，便会惊扰了什么。

那盂壁上，密密地贴着百叶的纹路。不是画上去的，是真切切的叶子，在窑火中留下的魂魄。一片一片，舒展如生，叶脉清晰得能听见汁液流淌的声响。它们得了金石的不朽，却又葆有生命的灵动，紧紧依偎在盂壁上，像孩子依偎着母亲，像梦依偎着醒来的晨光。

我想起罗仲华那双粗糙如树皮的手。这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就常常站在大盂前，眸子里映着那些叶子。他的眼神清澈如永恒的禾水，可那眼神深处，藏着的却是五十多个泥坯在旋转中轰然倾颓的场景。每一次坍塌，都像钝刀刺心。泥坯阴干半月，薄如蝉翼，移动时一次细微的震颤，便是前功尽弃的裂响。劝退声如潮涌来，账本上工价与损耗的数字一页页翻过。可匠人之心，认准了路便不再回头。

这话语，罗仲华和他的团队听进了心里，融进了泥土里。

改良配方，革新工艺，一次次试烧化作灰烬，几十个日夜的守望跌入虚空。直到2021年的那个清晨——窑门开启的瞬间，热浪蒸腾中，一幅《百叶呈祥图》成功呈现。一百片叶子，没有一片凋零，没有一片焦枯，它们齐齐地、好好地，在盂壁上铺展着，像要把整个秋天都留住。

那只汇集百叶的巨盂，从泥土与火焰中走来，成了一朵最璀璨的浪花。在深圳文博会上，它惊艳了世界，成了江西的文化使者，一个古老技艺穿越时空的辉煌回声。而后，“天下第一盂”直径2.6米，“天下第一高瓶”2.2米的身姿次第诞生。三个天下第一，三足鼎立，撑起了一个属于当代吉州窑的传奇。

我继续在展厅里走着。指尖轻抚过木叶天目盂舒展的叶脉，那触感温润如玉，却又分明能感到叶子的倔强——它们曾在枝头沐浴风雨，在阳光下进行过亿万次光合作用，最后落入匠人手中，被赋予另一种形式的生命。掠过剪纸贴花器物上灵动的纹样，那些梅兰竹菊、飞禽走兽，像是从年画里走出来，带着泥土的芬芳和乡野的喜气。触摸玳瑁釉里星辰般的光泽，那斑驳陆离的纹理，仿佛是把整个夜空都烧进了瓷器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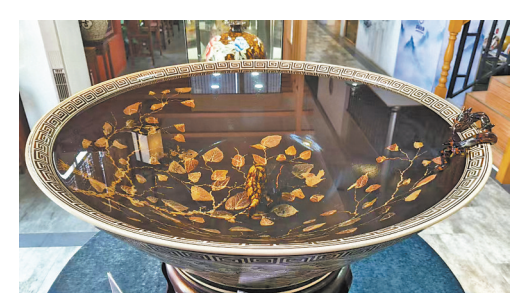
仿佛能听见窑火噼啪的余响，看见匠人凝神的身影。

我停稳脚步时，永和镇的静让人有些意外。没有想象中窑火的热闹，只有风穿过樟树的声音。顺着小径走不远，便看见那些古窑包——二十四座，像伏地的巨兽，在午后的阳光下打着盹。荒草从它们脊背上长出来，在风里轻轻摇晃。当年烧得通红的窑口，如今只剩下幽深的空洞，像眼睛，望着天。我站在一座北宋窑包前，把手掌贴上去。陶土夯筑的窑壁被高温烧成琉璃质，光滑、冰凉，却仿佛还存着当年的灼意。闭上眼睛，似乎能听见装坯时的喘息、看火时的惊呼，还有开窑那日，第一件洒釉盂取出时的寂静。

走进吉州窑博物馆，光线暗下来，玻璃柜里的器物却亮着。那只木叶盂，盂底一片叶子，筋脉毕现——不是画上去的，是真叶子在烧制时化成灰烬留下的痕迹。一千年前的某个傍晚，窑工把一片偶然飘落的桑叶放进盂里，从此秋天的瞬间被凝固。旁边的玳瑁盂更热闹些，黄褐釉色交融流淌，真像海龟背甲的光斑。我想象那只盂出窑时的样子，一群人围着，突然有人喊出声来——这种变幻，是泥与火给手艺人的额外礼物。

我坐在遗址公园的石阶上。不远处有孩子在草地上跑，笑声清脆。曾经装满瓷器的船早已消失在赣江尽头，但这些器物还在。它们躺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也躺在这片被窑火熏过的土地里。风又吹过来，带着赣江的水气和晚稻的香。吉州窑并没有真正熄灭过——它在每一片木叶盂的叶脉里，在每一道玳瑁釉的光泽里，还在静静地，烧着。

这不只是技艺的展示，更是一场无声的对话——关于美，关于时间，关于人与泥土共同的涅槃。



口径1.2米的“天下第一盂” 毛江凡摄

在山水中徜徉

（组诗）

□ 吴建春

怡情诗笺

去田野流浪

桃花红李花白
油菜花黄
还有许许多多
五颜六色
不知名的小花
争先恐后
倾情绽放
醉人的芳香
在天地之间
悠悠飘荡

这样的时节
最想做的事情
是在田野上
随意流浪
就算是虚度
我也心甘情愿
虚度些时光

蝶恋花

如果要怪，就怪
那些花儿太美
仅仅是风中

飘飘飘去的香
就已经让蝴蝶们
不由自主
深深地迷醉

有什么好怪的呢
其实这是命运
格外的恩赐
你只管竭尽所能
近近地绕着
心中美丽的花儿
翩翩地飞

痴了就痴了
醉了就醉了
短暂的生命里
你可痴几次
能醉几回

人在旅途

行走在旅途上
前方的路
不可能总是
笔笔直直

清晰清晰
有时会感到
一两个
或者若干岔口
让你苦思冥想
犹豫不决
唉声叹气

向左还是向右
往东还是往西
当然绝非儿戏
需要三思而后行
但也没有必要
过分纠结
深陷于患得患失
畏首畏尾
因为有所选择
就必定会有所放弃

在山水中徜徉

即便是梦游
我也喜欢
在青山绿水中

随意徜徉
它们的清澈秀美
值得我用一生
去细细丈量

我到过的地方
未必会留下
什么痕迹
但我见过的
旖旎美妙风光
早已被我
认真收进行囊

它们不离不弃
带着初见时
那些不由自主的
惊讶，颤动
纯净，美好
一直伴随着我
徐徐走在路上

并非徒劳

听说城东某处
鲜艳的蔷薇花

开了满墙
周六抽时间过去
走了不少路
却没有看到
应该是我
没有找到地方

虽然有点遗憾
但并不觉得
这是一次徒劳
因为前前后后
好些日子
蔷薇花总在眼前
娇俏妩媚
对我浅吟低唱

改变自己

越来越发现
很多事情
你无能为力
那么，改变不了别的
就想一些办法
努力改变自己

自己变了

许多就会改变
比如你曾经
非常非常在乎的
现在毫无意义
你以前经常忽视的
如今不时给你
带来小小的惊喜

凌霄花

她们始终坚信
自己就是世上
一道亮丽的风景
所以她们
无惧任何风雨
昂首挺胸前行

不要自卑薄
不精神萎靡
不顾影自怜
不怨天尤人
如果天意有违
那就逆天
若是命运相悖
那就改命